



中庸講記之十五(中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《中庸》第十七章(二)：
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
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

第二節 天人相應，所以大德必得福報，德而孝在其中矣。

大德者必得到位、祿、名、壽，這道理要以無形的解釋。人有做到那樣的層次必能得到上天感應，稱為天人相應。所以大德者定能得到福報，這福報不是指得到錢財或名位，咱們今天得到的位有人爵，也有天爵；修道人得到的是天爵，而人爵一樣能得到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「古之人修其天爵，而人爵從之。」這人爵會隨

之而來，但也不是說錢財就會源源而來，身外物是要細水長流；人會用到的東西其實不多，但人的慾念多到「人心肝，牛腹肚」（台語，比喻人的貪念、欲望無窮無盡），所謂「世間若得從人願，山做黃金海做田」，這樣我們也未必能滿足；其實只要我們能生活得下去，能過得平安、幸福、美滿就夠了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大德者必得福報，而德就是指孝。

讀懂經句

- ①位：人爵，天爵。
- ②祿：天祿。利為天下利。

《論語·堯曰》：「天祿永終。」
咱們每個人都是為上天做事，領上天

的薪水；上天若不給我們，我們即時就沒有了。明朝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槐樹上，他原本逃得了，但到那時已山窮水盡，才想到要結束一生；當他往上吊之時，看見了一片綠油油的，萬物充滿生機，他覺得有希望了（因為當時百天沒下雨，到處饑荒，李自成才有辦法讓民兵來造反）；就不想死了，放下來時，往下一看，看到一片黃土，又覺得沒有希望；如此反覆三次，才感嘆：「上天要我死，我非死不可！」為何崇禎皇帝會這麼想？因為他當政 17 年，個性急躁，不識忠臣或奸臣；在上朝時常隨口任意向朝臣說：「你們不要亂來，我若要你們死，你們就得死；我若要你們活，你們就能活。」身為皇帝卻講出如此狂妄的話！要死要活，難道身為皇帝就能隨便下決定嗎？結果崇禎皇帝受到這樣的報應。這故事是以前袁前人曾說給我們聽的，這歷史就如一面明鏡，咱們都要聽上天安排。

③ 名：名為萬世名。

名不是後天名，後天名是「三年官，二年滿」，不是指這種名，包括我們所了解的名；而正經的名是萬世名，像舜帝至今已四千多年，但我們還在紀念他、效法他，這才是萬世名。

利要計天下利，錢是天下人的，以經濟學來說，錢叫「通貨」（常聽到通貨膨脹這個詞），也就是說錢不是自己一個人的，這個錢有時跑到我這，有時跑到你那，是到處流通的。所以說，利要為天下利，名要為萬世名。

④ 壽：舜帝壽數 110 歲。《道德經·盡己章第 33》：「死而不亡者壽。」

世上難逢百歲人，傳說舜帝壽數 110 歲，即使最長壽的彭祖活了 820 歲，也是要回去；所以咱們要了解，死而不亡才是壽，本性是不生不滅的。

「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」，這些福報，我們要想到都是屬於先天的，即是天爵、天祿、萬世名、死而不亡為壽，這才是大德者的福報，並不是後天的福報（如：人爵）。

依經演譯：

1. 唯積至誠，用大德以結乎天心，使天眷其德，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。（明·方孝孺《深慮論》）

「唯積至誠，用大德以結乎天心」，時時刻刻要以至誠的心，用大德與上天天人合一相感應，連結天心，

天人一貫。「使天眷其德，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」，使上天眷顧咱們這些有德的人，如同慈愛的母親，時時緊抱著自己的小孩，百般呵護，怕會有危險，絲毫不敢放手。

積至誠，用大德，咱們要靠誰？靠天，生命才能存活！靠山山會崩裂，靠人是靠不住的，唯有靠天最穩。天像慈母般呵護小孩，不會放手，不會讓小孩有生命危險，這就是結乎天心。

2. 孟子曰：「規矩，方員之至也；聖人，人倫之至也。」《孟子·離婁上》

想畫出標準的圓及方，就要有圓規及角尺；聖人是人倫之至，是我們的標竿，我們若能依著舜帝等聖賢或是前人輩們的腳步走，這些都是人倫之至。

《中庸》第十七章（三）：
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篤焉。
故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

第三節 因物之自取而報之。藉天之生物以喻天之眷聖。

讀懂經句：

①材：物之本質。

②篤：敦厚；定律。

在這個地方要解釋為定律、原理、原則，不解釋為敦厚。

③栽：元氣完固，氣化自與湊著。

元氣要顧好，這氣很重要。譬如：樹與土因連結在一起，所以能吸其養分及真氣一樣的意思。

④培：滋養之意。

⑤傾：生氣消散，氣化自然離分。

生氣不是我們現代講的發脾氣的意思，在古文中，生氣就是指生機，是生長的氣，屬於活的氣。

⑥覆：摧敗之意。

依經演譯：

1. 物之本質，兼栽傾在內。《中庸輯義》

(1) 人人皆有佛性。

(2) 聖、賢、才、智、平、庸、愚、劣。

「物」，有生滅；有生滅，就有栽傾，萬物都有其生滅之定律。

「質」，人有分聖、賢、才、智、平、庸、愚、劣，但本性是不增不減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；由上天下來時，每個人都一樣，但經過六萬多年來，

個人的氣質變化就不一樣了，有的人有聖人的修養工夫，有的人是賢人，有的人有才藝，有的人很平庸等等，因此而有了區分。

袁前人說修道人在這八種人當中，最後一種（即有劣根性的人）應該是極少數的，因為這種人要修道也是相當困難，他很難改變；而愚的人最好修道，因為就像是一張白紙，要修道較容易；這種愚人不是指大智若愚的人，而是指對於別人說的道理，都很容易接受的人，因為咱們一般人都有文字障、所知障，這個障太多了，而這種愚人的障礙較少；比如：小孩要帶去學英文，老師會問：「以前學過嗎？」答：「小孩曾經學過幾個月。」老師會說：「這樣比較難教！」因為已有既定印象了；如果都還沒學過，這樣是最好的！

而有劣根性的人，如同瞽瞍這類人，要他父慈子孝或要改變他，是很難的；能感動他，唯有舜帝才做得到，一般人要做到不是那麼簡單，但這是一個目標。當我們有不如意的事情時，可以想想舜帝處在那樣困境都能修了，為何我們不能修！舜帝是一種指標、一種典範，這是歷史的一個印證。

2. 天之待物如此，而待人何獨不然。《中庸輯義》

- (1) 德至而福自應。
- (2) 天眷其德。

「天之待物如此，而待人何獨不然」，東西都有培與覆，人也一樣；所以說：「德至而福自應」，修道要有德，自然有福來感應，因為天會眷顧到。俗言說：「人要積德，不要積粟（米的意思）」，粟無法永遠保存，放久了會壞，有時也會被老鼠偷吃；而德是永遠不會被偷的，我們去到哪就帶到哪，比放保險箱還安全。上天對我們的眷顧是無形的，我們也要積無形的德。

3. 天有好生之德，以生生為心，何物而不欲篤之哉。然天未嘗私厚於物，而物實有以自取也。根本完固，得雨露之潤，而生氣勃然，所以致天之培也。根本動搖，生意無所附著，風日所摧，形質枯槁，所以致天之覆也。（整理自《中庸輯義》）

「天有好生之德，以生生為心」，天之大德曰生；「生生」，出自《莊子·內篇·大宗師》：「殺生者不死，

生生者不生。」這是道家的道理；先看這兩句後面的兩個字「不生、不死」的解釋，能殺生者，是不生不死地對我們殺生；能生育者，是不生不死地對我們生育；那不生不死者是什麼？就是「道」！生滅萬事萬物的都是「道」。「道之為物」《道德經·從道章第21》，能生就能殺，這講起來是不是很殘忍？《論語·顏淵》說：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」愛的時候，無微不至地保護；不愛的時候，就隨便遺棄。既然有了生，為何還會有死？這就是道的造化，不生不滅。但這都是談生滅的道理，而不是講殺生。這句若沒有詳加解釋，只看表面的字句，會誤解其意，以為是說殺生者不會死。

生滅是「道」在主宰。不生不死者才能主宰生死，有生死者無法主宰生死，閻羅王也有生死，是無法主宰生死的；所以說，只有「道」是無生死，才能主宰人的生死。咱們都是一中一子，是老中的孩子，皆是在大自然的法則之中；「生生之心」，好生所生的心，才說「栽者培之」。

「何物而不欲篤之哉」，所有的東西都須經過這個定律。「然天未嘗私厚於物，而物實有以自取也」，上天很公平，給每個人都是24小時，

沒有對哪個人特別好或特別壞，因為天地無私心。但為何有的人能成為賢人、聖人，有的人卻成為愚人？這都是自己的作為，不能怪上帝，也不能怪「道」，這些都是自取的。我們研究這篇道理，要知道其精粹所在，想成為如舜帝般的聖人，或變成如瞽瞍般的惡人，端看自己的作為；演好演壞，都可由自己去決定，皆由自取也。

「根本完固，得雨露之潤，而生氣勃然，所以致天之培也」，自取是由根本作決定的，只要樹根扎得深，土有配合，露水一來，就能開花結子、枝葉茂盛；這是由於自己有與上天配合，所謂天人相應，上天就將你栽培起來了。

「根本動搖，生意無所附著，風日所摧，形質枯槁，所以致天之覆也」，反之，若沒有與上天配合，根本就會動搖，這棵樹就無法生長，再加上風吹日曬，形質就枯槁了，所以無法天人相應；這不是天要敗你，而是你自己根本動搖而覆也。天，必因其材而篤焉，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這句道理跟咱們做人的道理是息息相關，這是一個很好的道理，一定要去體會。

（續下期）